

我有我天空 - 第 10 集-李軒、李昇-音樂給眼睛一對翅膀(下)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李軒、李昇

W：歡迎大家身邊的聽眾回來我有我天空這時間。上一集我邀請了兩位視障的兄弟，李軒哥哥、李昇弟弟跟我們分享他們成長中關於音樂的事情。上集大家也聽過他們一些音樂，先繼續跟哥哥聊天一下。

軒：是。

W：李軒，上集說到關於表演。表演過什麼呢？跟什麼人一起合作表演呢？

軒：上一集提過很开心有機會跟兩隊不同的管弦樂團合作，特別是香港管弦樂團，因為都是一些很著名、很出色的演奏家，才有機會跟他們合作。自己有次就在他們的籌款音樂會中被他們邀請跟一起合作，覺得很榮幸。除了香港管弦樂團外，之前也跟香港芭蕾舞團的成員合作，合作了一個叫「紙上芭蕾」的活動表演，我就是負責鋼琴演奏，台上有其他的伴舞者表演芭蕾舞。

W：這個簡單明白。

軒：是啊。

W：只不過是伴奏，但是管弦樂應該沒有鋼琴的。

軒：其實古典音樂裡有很多不同的曲目，有獨奏曲目與鋼琴獨奏，甚至是小提琴、大提琴獨奏曲目，那些通常是有鋼琴伴奏的。有一些就是管弦樂的作品，比如是交響樂，交響樂一般是沒有鋼琴的，基本上大部份其他樂器也會有。另外一種叫「協奏曲」，協奏曲的意思就是一隊管弦樂團再加上一個獨奏樂器來演奏的，可以有鋼琴協奏曲、小提琴協奏曲、大提琴協奏曲也有，那樂器就是 Solo 角色，管弦樂團就是伴著那樂器的，所以便會有鋼琴加管弦樂的演出。

W：那次的管弦樂團有多少人？

軒：因為我演奏那首樂曲不用太多人，但都有六十人左右。

W：六十人？

軒：是啊。

W：一起表演？

軒：是啊，因為有很多支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的。

W：但是你未跟他們合作過的？

軒：之前未，表演前會有大概兩次左右的綵排，其實每次主要也是把歌曲由頭到尾彈一次。

W：但是有沒有指揮呢？

軒：有指揮。

W：那麼你怎樣跟指揮建立默契？

軒：之前會跟指揮傾的，那些位置是呼吸位，以及主要是靠耳朵來聽。以及本身首歌容易夾的，因為是管弦樂團先入，我之後才入。

W：當時緊張嗎？

軒：緊張啊！說是第一次跟管弦樂團合奏，因為合奏不同獨奏，獨奏甩了一點也沒什麼，但是跟管弦樂團的一定要繼續演奏下去，若你甩掉了人們不知怎樣跟上，就算錯了，你要很鎮定、很流暢、很自然地繼續奏下去。以及，不習慣聽管弦樂團的聲音。平時多數是自己一個表演、獨奏；跟人演出是不同的，要配合大家，況且有那麼多人。

W：問一下弟弟。阿昇，我知道你也有自己表演過的，是什麼？

昇：我從小到大也有一個理想，就是開一個自己的音樂會。我在前年申請了一筆基金，那基金就是幫助青年人實現夢想。我便申請了這筆基金舉辦一個音樂會，那時很混亂自己一手一腳找人設計海報、設計場刊，接著自己處理宣傳，那日也很成功開了一個差不多兩小時自己的音樂會。

W：一場？

昇：是。

W：在什麼地方表演？

昇：在上環文娛中心。

W：可以容納幾百人？

昇：五百多。

W：是晚上？

昇：是啊。

W：整晚的過程是你自己一人不停彈？

昇：基本上是，有少許中場休息及哥哥彈了一首歌。

W：有沒有唱呢？

昇：沒有，因為我想是用一個古典音樂形式帶給觀眾，一來是介紹一下古典音樂，二來是分享我們對古典音樂的看法和想法。

W：恕我無知，兩、三小時真的不沉悶嗎？

昇：其實不悶的，如果兩、三小時彈同一首歌曲重複十幾廿萬次，這樣彈就會悶。因為我彈不同的歌，不同的歌有不同的故事，有不同的感覺說出來，不會悶。

W：跟觀眾們交流得到嗎？即是有些人喜歡當司儀，因為可以跟我們聊天。有些喜歡演戲。你喜歡彈琴，其實有沒有互動的地方？

昇：其實有的，因為我彈的時候跟人們分享了歌唱，人們也會對那歌有一種感覺，也有 Feedback 給你的。

W：你當我什麼也好，我聽過你彈的歌好像很慘情、多愁善感，你是喜歡這類型？還是你的性格是這樣呢？

昇：可能是我喜歡這類型多些，因為我喜歡一些一首歌裡能夠帶出很多不同感覺給你的，所以我便會選擇多彈些這類型的歌，不是說全部也是慘的。

W：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？因為我初認識你時，你一頭電捲了的長髮，有些像當時古烈治的形象。這樣的年輕人外型，竟然會彈這些歌。我起初想你是不是玩 Rock 的，但是你竟然喜歡些較為深情的歌。音樂這東西挺特別的。

昇：其實挺個人感受，我較為喜歡些內斂，或是較為內心的歌，表達得直接的歌我較少彈。

W：但我知道你哥哥有跟著一起唱的；是自彈自唱，你有沒有呢？

昇：其實我很少，因為自己比較少唱歌，哥哥多些。

W：即是喜歡演奏多些。

昇：嗯。

W：哥哥，剛才也說了自彈自唱，這件事其實真的很難，你怎樣克服？就算我說記樂譜也可以靠背，還要在不會影響下唱出那種感受，你怎樣去……

軒：是練回來的。一般的流行曲不會太難、簡單的 Chord，本身流行曲當然沒有古典音樂那些難彈、難唱，所以自己間中也會自彈自唱一下流行曲。

W：流行曲喜歡什麼歌星？

軒：自己欣賞的比如是克勤、或是近年的張敬軒，自己也很好彩有機會跟張敬軒合作。

W：我即時想到一樣東西出來，你說你喜歡李克勤和張敬軒，是嗎？

軒：是。

W：李克勤姓李，張敬軒叫阿軒，加起來就是你的名字……

軒：又是啊。

W：「李軒」了。喜歡唱流行曲，平時的廣告我常常聽到有鋼琴音樂在背後，你們有沒有什麼特別深刻的？弟弟先講。

昇：如果即時想的話就是之前有一段奶粉廣告，請了朗朗去做一個 Promote，廣告就是「有一嬰兒說多謝，多謝父母悉心的栽培，令到我對有音樂熱誠。」朗朗說，伴奏就是朗朗自己彈的一首莫札特鋼琴曲。

W：噢！其實是不是真的有那種感覺？如果你看那個廣告，即是適合小朋友用嗎？

昇：聽起來感覺是舒服的、自然的。莫札特的音樂很適合小朋友聽，所以很多奶粉廣告選用莫札特的音樂是適合的。

W：哥哥，你有什麼廣告特別深刻呢？

軒：廣告？剛才那個也深刻的，因為自己也欣賞朗朗，朗朗拍過很多廣告，比如以前幫助一間電子產品公司在天台彈琴的拍廣告。

W：天台？

軒：可能是特技吧。

W：即是合成的意思？

軒：是啊。是……作曲，但是純粹可能現在……年紀大拍廣告，多數會留意到。

W：明白。你們有跟本地不同樂團合作，有沒有出國呢？

軒：有的。上年去過美國華盛頓參加了國際展能藝術節，去那邊交流和到一間學校演出。體會到：就算他們就算有殘疾，也不會強調人們的殘疾方面，大家會很欣賞他在藝術方面的才華。

W：其他的能力。

軒：是啊，比如他們寫介紹不是寫他們的殘疾問題，而是寫他們在藝術上有多出色。

W：這個也挺共融、挺平等啊。

軒：是啊。

W：展能全是一個個不同的殘疾類別？

軒：不同殘疾都有一些表演，每四年一次的。他們會有口述影像、手語翻譯，在同一個表演裡都有這些。

W：共融。

軒：是啊。大家在不同能力之下也可以欣賞得到藝術。

W：可以跟聽眾說一說，好像我們失明人士這樣，如果你說去看電影，是很匪夷所思，你看不到東西看什麼戲？去到戲院人家也可以趕走你，有什麼意外擔當不起，是嗎？原來現在有些機構會提供口述影像，口述影像就是會找一個義工朋友；是專業的、寫了劇本的，在一些沒有聲音的場景裡說給你聽：演員在做什麼、當時有什麼等等，交代各樣，令大家容易些理解。聽李軒剛才說如果是演奏，表演時也有人做這個角色。

軒：也可以的，古典音樂的未必需要，比如舞台劇這個會有。

W：我最近看過粵曲都有。

軒：粵曲也有的，因為他們有很多動作、做手。

W：以及他們所化的妝、穿的衣服。那些也是很有意義的義務工作，聽眾有興趣也可以做義工，如果你覺得自己說話表達得很好的話。

軒：沒錯。

W：那次出國去美國，最印象深刻的是什麼呢？人人也是殘疾的，有些看到、有些看不到、有些肢體傷殘……有什麼特別印象深刻呢？

軒：最深刻是有一天在一間學校裡表演的同學反應。那間是有色人種的學校，但是同學們很開心，我表演時他們的反應很熱烈、很興奮。有時候台下觀眾反應好自己也會演奏得好一點。

W：這樣又很特別。阿軒，除了美國外，我也知道你去過內地演出的。

軒：是啊。大家知道去年有上海世博，自己也很榮幸有機會去這個大型國際活動演出，因為其中有五天是香港活動週，有很多香港的 Artists、不同的團體去表演

的，其中一天的演出就是一些自己的獨奏曲目、自彈自唱，很榮幸有機會跟一位很著名的、很出色的二胡演奏家——黃安源先生合作，彈了一首《獅子山下》。黃安源先生是一位中國很著名的二胡演奏家，出過二、三十張唱片，在他身上也學到很多東西。

W：你說的《獅子山下》是羅文那首？

軒：是啊。

W：上海人不認識的，知道你在彈什麼嗎？

軒：主持有介紹的，因為這個是香港活動週，想帶一些能夠代表香港的樂曲給上海，不單只是上海的。上海世博是全世界各地的很多朋友會去欣賞的，就算是中國各省也有很多朋友去看。給他們認識香港的音樂，代表香港的東西。

W：他們當其時喜歡這首歌嗎？

軒：他們反應也很好啊！我想有時候聽些新歌有一種新鮮感。

W：說起歌，你們倆有什麼是特別喜歡呢？古典音樂可以、流行曲也可以，弟弟先。

昇：我自己較為喜歡貝多芬的歌。如果要在歌曲裡選一首的話，我選鋼琴曲《悲愴奏鳴曲》。因為貝多芬在聆聽方面有少許問題，幾乎是聽不到的，就在這階段時他有感而發寫了這首《悲愴奏鳴曲》。這首歌是我視力較差時聽到後，有少許體會到他的感覺，所以特別喜歡這首歌。

W：說起慘、狀況苦，小時候我看過粵語殘片張英、張活游那些比如到了嘔升、打雷閃電的時候，他便會播一首曲，我一聽下去覺得很慘。阿昇，其實這首歌是不真的那麼慘？

昇：這首歌其實本身不是那麼慘的，因為是由一位作曲家叫馬先來所寫的一套歌劇裡的選段，是一首小提琴獨奏加上管弦樂團的伴奏，歌曲本身是叫《沉思曲》的。

W：沉思而已。

昇：不是慘的，不過可能用這音樂來做粵語殘片的朋友覺得一聽下去覺得慘，便

用了它，而其他觀眾亦被它很主觀的入腦，便覺得有慘的場面就是這音樂。

W：你在說我，我就是主觀的觀眾。我不單是當其時看到畫面，我現場沒看有時候經過，比如再聽到這首歌，就覺得什麼啊……

昇：很慘啊！

W：想帶些什麼給我？肯定是不正面的東西。

昇：所以有時候音樂也可以嘗試不要過份主觀，或是被之前的東西入腦了，即是嘗試抽出來細心去聽清楚，可能會有另一些感覺、體會。

W：你提醒了我，我真的很主觀。哥哥，你又喜歡什麼音樂家或歌曲呢？

軒：剛才弟弟說喜歡貝多芬，我自己喜歡另一位。也是大家也很熟悉的。就是莫札特。簡單來說他的音樂是較為開心、較為活潑一點，似我的性格。因為其實個人也較為樂觀、正面，他的音樂聽起來好像很簡單，甚至可能覺得每首差不多，但是要演繹得好也不容易。

W：最喜歡哪一首？

軒：最喜歡的其實大家也很熟悉的《土耳其進行曲》，即是大家……

W：哼幾下給大家聽聽。

軒：即是大家熟悉的「仲有最靚既豬腩肉」那首。

W：噢。

軒：有時大家聽到莫札特這首歌的原本鋼琴版本，有些人覺得這首歌很小朋友，但是這首歌不是這樣，其實是一首很典雅的歌來的，也很難演繹的，很多很著名的鋼琴家會在音樂會上演繹這首歌。

W：音樂方面說了很多了。除了音樂，說一下你們的感情吧。阿昇，作為一個看不清楚的視障朋友，你有沒有拍拖的？

昇：我？有，拍過。

W：那麼現在是跟女朋友一起？還是怎樣？

昇：結了婚。

W：怎麼？結了婚？等等，不准說謊的，真的結婚了？

昇：是啊。

W：但是人家知道你看東西「矇查查」、退化眼，將來怎樣出些期票給人？

昇：其實拍拖前她已知道的了，最主要是大家互相理解、互相遷就。大家也有大家做的事情，互相分擔，不會有很大問題。

W：OK。哥哥呢？

軒：我現在仍是單身的。

W：之前有沒有拍過拖？

軒：之前都有。

W：有拍過拖，但對方知不知道你看東西「矇查查」？

軒：知道，騙不到人的，而且我覺得沒需要騙對方。

W：若將來又有一個女性是你好喜歡的，但她的家人攔阻你，「哎呀！你看東西已矇查查，將來還要我的女兒照顧你，不行。」你怎樣面對？

軒：也明白他們的擔心，唯有做好自己，證明給他們就算有缺陷，也不代表什麼都做不到，或者兩人相處不只是表面看到的，有些事是解釋不到的。

W：就這樣一個人。

軒：不是表面看的，就算其中一方有些什麼問題也好，不代表大家相處得不快樂，我覺得不一定。

W：那麼現在你們兩兄弟大了、二十多歲，日常工作你們是靠什麼維生？

昇：主要是靠教琴和有時出外表演。

W：是教鋼琴？

軒：教學生。

昇：教學生。

W：學生。你們倆看東西「朦查查」，剛才你們也說自己學可以靠記，但是學生給你琴譜，你又「朦查查」看不清楚，會否因視力的問題導致教學時很困難的？

軒：其實我們教的學生有健士，也有視障人士。

昇：四歲至七十歲也有。

軒：有些年紀很小，有些很大的，弟弟有位學生是婆婆。

昇：七十歲。

W：先說你部份的，你說有正常人士，但你的視力真的弱一些。

軒：我的視力是弱一些，但是教的時候大部份時間是靠耳朵去聆聽，即是我用說話講解給健士，比如教他們怎樣看樂譜，我能夠用說話說給他們聽，我亦可以聽到他們有什麼彈得不好，彈錯也聽得到的。比如我亦會在他手上輕輕掂他一下，他會知道用力用得好不好的。當然在上堂前會做一些準備，比如自己會用放大機看一看樂譜，大概知道樂譜內容。

W：問一下弟弟，你顧及到四歲那位學生，小朋友像猴子四圍走，很難處理的。

昇：其實最主要都是他願意聽你說便可以，但也是慢慢教，由小的開始不要太急，也不是特別大問題。

W：家長是不是伴著一起？

昇：是。

W：對於小朋友來說會穩定一點。到七十歲婆婆了，你教七十歲婆婆？你只得二十多歲，溝通得到嗎？加上你看東西不清楚，婆婆沒有嫌棄你嗎？

昇：沒有。OK 的，因為婆婆看東西也不清楚，她之前也學過一下的，她的底子又不是很差，想不到的是七十歲但她其實真的彈得不錯。

W：我想問一下，看到東西的正常人是怎樣看你這位老師？他是「哎，有一位看東西「矇查查」的老師，也 OK 吧！有演奏級、有一定的水準，見他這樣便可憐一下他」，便帶小朋友來跟你學琴？

昇：絕對不會，是要付錢的。

軒：家長當然想小朋友學到東西，有時候未上過堂真的不知道，或者有些家長覺得未上過便去嘗試一下，上過後覺得原來沒有問題的，甚至可能較外面的一般老師更加好。——我不這樣說自己，——因為我們對音樂很有熱誠，我們真的很想多些人認識音樂、學好音樂，很想他們學得好一些，所以自己也很落力地教，教學時自己也很認真，亦看到跟我們學的學生有些進步了很多。

W：你說有位是視障學生，看到那些很簡單看著來學。

軒：是。

W：看不到的，你又是靠說話？

軒：看不到的更加需要說多些，他看不到真的很靠我說話令他理解更多的東西。

W：我猜，他們本身是有底子的。

軒：有些都會有些底子，學過。

W：若是完全不懂的，你怎樣教他們？

軒：有兩種，有些本身懂點字，想學點字譜，或是由低學起，我會提議學點字譜。如果我教那些學生想彈一些流行曲、或是簡單的歌曲，我會教他們先聽 Chord、旋律，在琴鍵上由最初可能簡單的即興去彈，之後慢慢再越來越複雜。

W：弟弟，教琴生涯裡有什麼趣事？

昇：趣事？一時間想不到。

W：是嗎？

軒：其實學生也很得意的。

W：他們會怎樣？會否說你們看不到東西？

昇：不會的，學生也理解、知道，他們覺得就算看不到，其實也能教到。他們知道我們聽得到，沒有機會騙我們。

W：是啊，這就是我想帶出的東西。真的你說是默書各樣，你可以「搏懵」。老師說你寫錯筆劃，你也可說「不是，不是，我是寫對的，只是你們眼睛『矇查查』看不到」，但是音樂真的能夠靠聽。最後問一下你們，用一種樂器形容自己，會用什麼來形容自己呢？

軒：弟弟先說。

昇：我覺得是鋼琴，因為鋼琴是一種能夠全面表達旋律、伴奏，或是不同層次的樂器，可以很精彩，又可以很平淡；可以彈一個音，又可以十個音一起彈。這就好像我們人生一樣，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，亦可以是很平淡，每一個階段也不同。所以我覺得鋼琴能表達到自己。

W：好啊！哥哥呢？

軒：如果我選擇的話，我也是選擇鋼琴。

W：不是吧，你是不是抄弟弟的？

軒：沒有。我想主要是自己對鋼琴是最熟悉，我也很了解鋼琴的特性，因為鋼琴跟其他樂器不同的是可以做到了旋律、伴奏並存，音色很豐富，可以很即興演繹得到不同的東西。我覺得現在自己的人生也很精彩，很多東西可以去嘗試，所以希望自己接下來的日子都有很多不同的嘗試、不同的挑戰。

W：我想問你所說的鋼琴是在琴行所見到一座長條形那些？還是三角那些琴呢？

軒：自己當然是最喜歡三角琴，因為音色很美。尤其是一部大的，演奏廳裡的 Grand Piano，很長、很大座，聲音很美，但很昂貴。自己沒可能買到一部的，家裡也放不下。

W：大概長過正常琴行多少左右？

軒：九尺長，要過百萬一部。

W：九尺長？其實你的手怎能伸到九尺長？

軒：長的意思是三角形的長度，是蓋的長度，琴越長越大，發出的聲音便會越大越厚，聲音去得更遠，是一些在演奏廳裡用的琴。

W：弟弟呢？是不是也是三角琴？

昇：是啊！跟哥哥說一樣，因為很昂貴，自己家裡也擺放不了。感受上是完美和漂亮一些，始終聲音也不同，都是希望會有一個。

軒：在演奏時彈過自己也會覺得開心一點，以為覺得自己演奏得很好聽。

W：祝福你們朝著你們的夢想，追求你們人生的第一部三角琴。祝福你們最重要是身體健康。

昇 + 軒：大家也是。

W：有視力當然較無視力好，亦祝願你們的生命有更加多的色彩。

昇 + 軒：謝謝。

W：今次時間差不多，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他人天空。